

漢代常服述略

勞

幹

漢簡中多有記載衣服的，今略舉數例，以見其餘。居延簡：

『昌邑國邵良里公士費塗人年廿三 袍一領 泉履一兩 單衣一襲，綳一兩』

(19.36)

『陽綳裏直百 □安世官綳』 (233.52)

『襲八千四百領 綳八千四百兩 右六月甲辰遣□……常韋萬六千八百…

…』 (41.17)

『田卒淮陽郡長平長平里公士李休年廿九 襲一領 綳一兩 犬絺一兩 私絺一兩 自取』 (303.34)

『田卒淮陽郡長平容里公士程綰年卅 襲一 綳一 犬絺一 介史貫贊取』

(303.46)

『田卒淮陽郡長平北朝里公士李宜年廿三 襲一 綳一 犬絺一 貫贊取』

(509.6)

『田卒淮陽郡長平東洛里公士尉充年卅 襲一領 綳一兩 私單綳一 私綳練 犬絺一兩 私絺二兩 貫贊取』 (509.7)

『……一編復襲布復褹布單襜褕各一領幸單綳布襪革履泉履各……』 (82.34)

『十月十日郭卒張中功貫買阜布章單衣一領，直三百五十三，候史張君長所。』

代()錢約至十二月，盡畢已；卒史臨，掾史解子房知券。□』 (262.19)

『魏華里大夫曹□ 阜布復袍一領 阜布□襪衣一領 練復裏襲一領 阜布復綳一兩。』 (101.23)

『官章單衣一領 官布復綳一兩 官布襪一 官泉履一兩 私韋單綳一兩 私布襪一 官□二封□□□□』 (37.30)

以上所舉的爲居延簡，至於敦煌簡中，也有見到的。

『李龍文袍一領 直三百八十一 襲一領 直四百五十』 (流沙墜簡器物三十六)

『……封里段干脩袍一領』 (同，器物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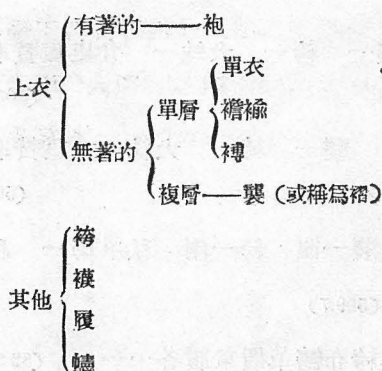
『布復袍一領……練復襲一領 ……泉履襲一領 泉履……』 (同，器物三十八)

『卒趙襄 單衣一見 十月乙丑出』 (同，器物三十九)

流沙墜簡器物類，王國維考釋曰：

『古四簡雜記衣服事。袍者，衣之有著者。玉藻（禮記）「纁爲繭，縕爲袍」是也。衣之有著者必具表裏，其無著則有複有單，複者謂之襲，謂之襦，單者謂之綱，亦謂之禪衣，單衣卽禪衣也。紩與鞮同，淮南子說林訓，「均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紩，冠則戴致之，紩則屨履之」。後漢書禮儀志：「絳袴鞮紩」，皆作紩。釋名：「襪末也，在腳末也」。二兩者，一雙，古人履與鞮皆以兩計也。』

我們根據以上居延漢簡和敦煌皇漢簡之中所說的，再照王國維的敘述，可以作以下的分類：



以下再根據上表，再來加以敘明和分析。

按古代的衣服制度，據三禮注疏及諸史與服志及注，大別可分爲兩類，卽（1）弁服，（2）深衣。弁服是屬於禮服部分的，深衣是屬於常服部分的。關於禮服一類，漢簡中既未曾提到，在本篇中也就不爲敘到。本篇所注意的，爲常服部分，亦卽『深衣』部分。

歷來討論深衣制度的，大率都以三禮中遺說爲根據，和漢代制度不能盡同。卽謂爲根據周制，也不能證明是否盡合。不過將古代制度正確的復原是一回事，根據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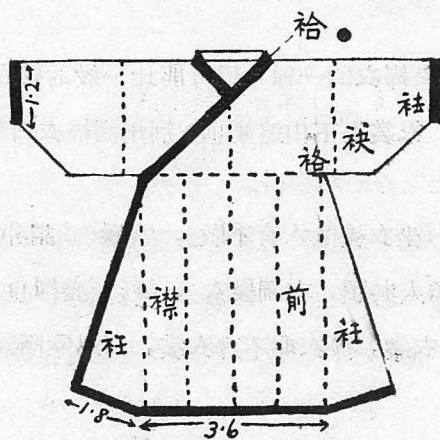
研究的結果，作為解釋漢代制度的參考，又另外是一回事。本篇的設計和命意只是假借深衣制度作為推測漢代常服根據的一部分，所以只略舉其大綱，而不再條辨其細目。

關於深衣制度，歷來折衷衆說，考證精審的，當推清代漢學家江永的深衣考誤和任大椿的深衣釋例。大概江氏發其大凡，任氏更加推演。當然無論如何精審，也只做到一個『標準制度』。凡是根據三禮做出來的所謂『標準制度』，都是現代考古學中的重要參考，並無疑義；但是古人的實際生活，並不那樣的標準，因此所有的『標準制度』，和實際生活，仍然有一個很大距離。以下，只是毫不增改的將清人結論重述，重述之後，再用漢制解釋。

深衣和弁服的區別，是深衣的上衣下裳連綴在一處；弁服是將衣和裳分割爲二。

深衣用布二幅，共二尺二寸；兩袖（即袂）各用布二幅，共用布四幅。袖口（即袂）尺二寸，袖肩仍布二尺二寸。因此兩袖的前端下面，因斜裁的關係而成爲半圓形。襟分內部和外部，兩襟相交，便成方領。腰圍全部七尺二寸，每圖三尺六寸。下擺（縫齊）四周全部爲一丈四尺四寸。

自腰至下擺爲裳的部分，前後各用布六幅，共爲十二幅。每幅的寬爲半幅布，在腰部和上衣連處用布四幅，兩旁左右又各綴布兩幅，謂之『衽』。衽上寬四寸，下寬一尺八寸。裳在腰帶以下的約四尺五寸，下距地約四寸。衣裳各有緣邊，稱之爲『純』，衣裳的緣邊均有寸半，領的緣邊則爲二寸。



深衣的裁製法

我們看到這種制度的敘述之後，可以得到一個印象，就是：『深衣是一種擁腫而費材

料的長袍』。——但這是古代常服的基礎，以下再分類來敘述。

(1) 禪衣——禪衣就是單層的長袍。也就是所謂『綱』。說文：『禪衣不重』，戴禮及黃小正傳：『禪單也』，所以是單層的。楊雄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裸，關之東西謂之禪衣，有深褰者，趙魏間謂之衽衣（褰，郭注，「前施褰褰也」）。無褰者謂之衽衣，古謂深衣」。所以禪衣和深衣是最接近的。又稱為單衣，後漢書馬援傳：『公孫述更為援制都布單衣』。章懷注即引楊雄方言為說，故『單』字亦即是『禪』的省字。

但深衣和禪衣究竟還略有區別，因為深衣是一種標準制度，而禪衣並不定要完全合於標準。急就篇：『禪衣蔽都布母傳』。顏師古注：『禪衣似深衣而褰大，亦以其無褰，故呼為禪衣』。在此已經說明禪衣及深衣不必盡同。至任大椿深衣釋例則云：

又案主喪禮『浴衣用篋』注，其制如今通裁，正義如今通裁者，以其無殺，即布單衣上下通直，不別衣裳，故得通裁之名。後世單衣與通裁同制，若深衣則

猶別衣裳，特縫之不使殊耳。此布單衣與深衣又大同而小異耳。

這個分析比顏師古急就注，還要清楚些。我們在此可以得到更深的印象，就是古人衣服，原則上本是上衣而下裳，為方便起見，衣裳至相縫接這就成為深衣。再進一層，裁的時候，就上下相通，不要裁斷，成為完整的長袍，這就成為一般的禪衣了。與其說是衣服標準的不同，還不如說這是在衣服的設計中，為著便於裁製，為著便於穿著，一種自然的衍進。

(2) 襜褕——襜褕是禪衣的一種，但可能比一般的禪衣更講究一些。釋名釋衣服曰：『褕，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荊州謂禪衣曰布褕。亦曰襜褕，言其襜褕宏裕也。』史記武安侯列傳：『坐衣襜褕入官不敬』，索隱：『謂非正朝服，若婦人衣也』。——按詩碩人：『碩人其頎，衣錦褕衣』，箋：『褕禪也……尚之以禪衣』，褕即祠，古婦人服不殊衣裳，禪衣亦不殊衣裳，所以索隱說『若婦人衣』了。

據任大椿深衣釋例

襜褕一衣，各異其質。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貂襜褕』。東觀漢紀：『耿种與從昆弟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縑襜褕奉迎世祖』，桓譚新論：『余從長安歸，

道病，蒙絮被，屬襜褕，宿於下邑亭中』，曰貂，曰縑，曰屬，與布單衣不同，然則襜褕乃單衣之加飾者也。荀子子道篇，孔子云：『由是裾裾者何』，注『裾裾衣服盛貌』。說苑裾裾作襜褕，裾裾襜褕同訓，皆言其盛也。釋名襜褕亦取義於襜褕，然則襜褕爲單衣之裏大者矣。

照這上面來說，襜褕和襜褕的不同處，共有兩點。第一，是由於質料的不同；第二，是由於形式上的不同。就質料方面來說，還可以包括兩點（甲）是所用的原料，如縑（厚的絲綢），如屬（毛織物），都是比較厚重的（乙）是外加的裝飾，如貂皮（因爲貂襜褕，只是貂的裝飾，借若是全貂就不是襜褕而是貂裘了）。至於第二點，從襜褕來訓襜褕的褕字爲宏闊，證據上尙嫌不够。不適再從釋名『襜褕宏裕』來說，則任氏亦是說對了。但襜褕和衣裾有關大致是不錯的，裾就是衣服的前襟。

說文：『直裾謂之襜褕』

在漢書的顏師古注中在外戚恩澤侯表武安侯下及隼不疑傳，又在急就篇的顏師古注中，均作『直裾襜褕』。但漢書母將隆傳及何並傳的顏師古注，却作：『曲裾襜褕』。直裾和曲裾是不相同的，不應忽而直裾，忽而曲裾。同出一人之手而所指不同，必有一誤，不過說文爲漢代人的著作，應當以說文爲準，認襜褕爲直裾的襜褕，或者比較好些。自然，還不能說凡是直裾襜褕都是襜褕，但可說凡是襜褕都應當是直裾。直裾，就是直前襟之下是直垂的，而不用『續衽鉤邊』的衽，這樣腰部就要粗些，也就自然顯得更爲宏裕了。這一種宏博的衣服，應當作爲外衣之用，這也就成爲用厚料，加皮質裝飾理由。

（3）褌——『褌』及『衫』同爲短製內衣。『衫』爲單的，而『褌』爲夾的。潛夫論：『裙褌衣被，費繒百縑』。廣韻鐸韻：『褌，短夾衫』，類著：『褌，短衫也』，方言注：『今或呼衫爲褌襦，……褌襦卽衫也』（褌襦卽單的褌，褌爲短衣）。所以褌和衫的不同在單或夾上面。又釋名：『衫芟也，末無袖端也』，古人的袖端有特殊的裁製，第一是袖端要特加邊緣，第二是袖特大而袖端才收小，末無袖端便是和今人的中國式衫相類，不再這樣複雜了。褌本爲夾衣，簡中又有『複褌』一個名稱，那就是夾衣之中更加襯布，或者就是習慣上義字疊用了。廣雅：『複褌謂之裯』，王念孫疏證曰：『此說文所謂重衣也，褌與衫同。方言注以衫爲褌襦，其有裏者則謂之裯，裯重也』，那就

衲和褊當爲同義字。

(4) 褊——釋名：『褶褊也，覆上之言也』，所以褶褊音義並同。禮記玉藻：『帛爲褶』，注：『謂有表裏而無著』，所以褶也是一種夾衣。急就篇：『襜褕袷複褶袴褌』，注：『襜謂重衣之最上者，其形若袍，短身而廣袖，一曰左衽之袍也』。禮記內則：『寒不敢褊』，注：『謂重衣』，從上更可以看出褊爲夾衣的一種。

再綜合上列各條，更知道褊或褶更含有以下各種特質：

(1) 有表有裏的夾衣。

(2) 最外之衣。

(3) 短身之衣。

(4) 左衽。

以上四點，尤其是第(4)點，更和胡服相近。固然，褊的原名雖不是指胡服，如士喪禮：『襜者以褶，則必有裳』，褶和裳對舉，明褶加於端衣之上，而衣下尙垂有裳，仍是中國服裝，並非胡服。但此衣既與胡服有共同之點，則胡服的外衣，自用『褊』或『褶』來稱呼較爲合適。軍服本以胡服爲便，因此軍服也就以『褶袴』爲稱，具見王國維觀堂集林胡服考，及流沙墜簡補遺考釋第三十七簡之下。

褶雖然是夾衣，但也有用絲綿絮的，如居延簡：

五十六五練褊一領，表裏用帛一匹，糸絮。(203.45)

那就短製的褶，也有實絮的了。

(5) 袍——禮記玉藻：『襜爲繭，緼爲袍』，注：『襜新綿，緼舊絮』，同是一樣的，只以新舊來分。論語：『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歟？』左傳：『三軍之士，皆如挾襜』，正表明新舊之別。詩無衣章：『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毛傳：『袍繭也』，又爾雅釋言及方言也都說：『袍繭也』，那就新舊之稱亦不是那樣嚴格到不能互用。

袍的制度大概也是爲深衣之屬，禮記儒行：『孔子在魯衣逢掖之衣』，注：『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襜衣也』。續漢書輿服志云：『周公抱成王安居，故施袍，禮記，孔子衣逢掖之衣，逢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若近今施袍者』，故逢掖爲大袖的單衣，而漢世的袍也是這種形製。但漢代一般的袍又是專指綿袍而言。再據急就篇：『袍襦表裏曲』

袷裙』，顏注：『長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上』，正是袍和襦不同之點，據長短來分別。

因此，我們可以就漢代衣服的分別，大致做以下的分類：

長衣	{	有著的	—袍
		無著的	{ 薄的 — 禪衣
			{ 厚的 — 襜褕
短衣	{	有著的	{ 綿的 — 襦
			{ 夾的 — 襖
		無著的	— 衫

其他袴，履，屨，在種類上大致均無甚問題，只是形製的問題罷了。至於幘字，不見於說文，但廣雅及釋名，均釋作車幔，可能是帳子一類的用具，或者是和衣服同案所裝的車幔，因為收藏的關係，所以記載在同一的木簡上。